

萌芽
书系

蔡骏
心理悬疑小说

一旦打开《荒村公寓》
就会拥有一个刻骨铭心的夜晚

荒村公寓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优秀出版社
SPRING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HUANGCUN GONGYU

荒村公寓

蔡
骏
著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荒村公寓/蔡骏著.—南宁:接力出版社,2004.11

(萌芽书系)

ISBN 7-80679-658-4

I.荒… II.蔡…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9607 号

责任编辑:朱娟娟 美术编辑:小璐 封面设计:郭树坤

责任校对:张莉 责任监印:刘 答

出版人:李元君

出版发行:接力出版社

社址: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530022

电话:0771-5863339(发行部) 5866644(总编室)

传真:0771-5863291(发行部) 5850435(办公室)

E-mail: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天驰律师事务所

印制:北京中铁建印刷厂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5.75 字数:235千字

版次:2004年11月第1版 印次:2005年2月第3次印刷

印数:50 001—90 000册

定价:1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0771-5864694 5863291

目 录

序幕	1
----------	---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10	17	22	26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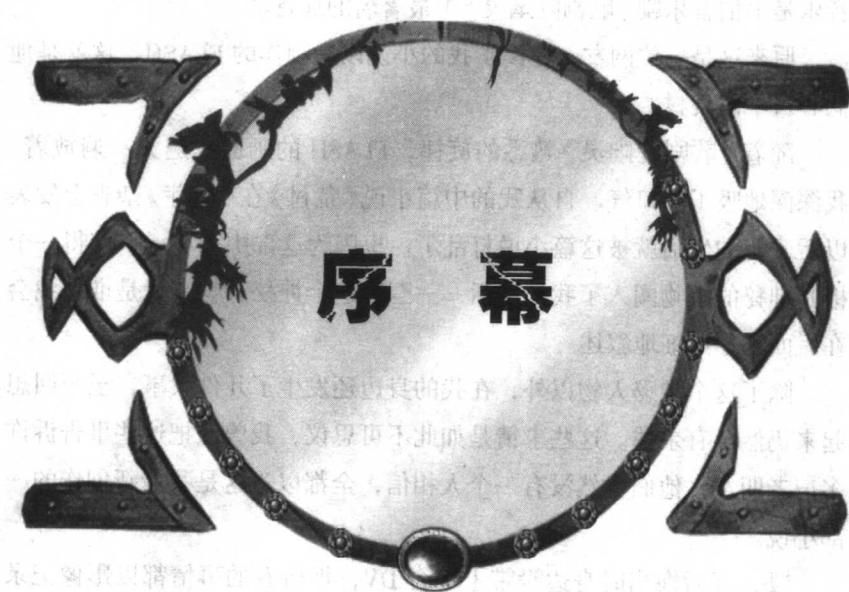
第六天	第七天	第八天	第九天	第十天
36	40	44	49	52

第十一天	第十二天	第十三天	第十四天	第十五天
61	68	75	92	97

第十六天	第十七天	第十八天	第十九天	第二十天
108	118	126	137	148

第二十一天	第二十二天	第二十三天	第二十四天	第二十五天
157	167	178	202	213

第二十六天	第二十七天	第二十八天	第二十九天	第三十天
222	225	229	236	240



序幕



“我知道荒村在哪里了。”

这是 BBS 上一张贴子的标题，点击开来一看，却是 FLASH 动画——

在令人窒息的阴郁天色背景下，浊浪拍打着荒凉的海岸，山坡下是一座死一般沉寂的村庄，纷乱地排列着许多黑色屋顶。在俯瞰村庄的山崖顶上，远远地站着一个白衣女子，狂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和衣裙，背景音乐是韦伯音乐剧《歌剧院幽灵》中最著名的那首歌。

原来这是一位网友，在读了我的小说以后制作的 FLASH。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荒村？

随着《歌剧院幽灵》熟悉的旋律，FLASH 的画面一遍又一遍放着。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自从我的中篇小说《荒村》在《萌芽》杂志上发表以后，我的生活就被这篇小说打乱了。也因为这部中篇小说，使得一个极其神秘的人物闯入了我的生活——至于这个神秘人物究竟是谁，我会在后面为你详细地叙述。

除了这个神秘人物以外，在我的身边还发生了几件大事，至今回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这些事情是如此不可思议，我曾经把这些事告诉许多记者朋友，他们竟然没有一个人相信，全都以为这是我最新创作的一部小说。

哎，真后悔当时身边没带上一台 DV，把所有的事情都以影像记录下来，拍成一部让人毛骨悚然又黯然神伤的纪录片，否则的话谁又会相信这么离奇的事呢？

既然如此，你们就当这是在午夜乘凉时，偶然听说的一段奇闻怪谈吧——

在我的许多小说里，故事都像是博尔赫斯笔下的圆形废墟，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任意地在故事轨迹上截取一点，都可以为你打开一道秘密的暗门，带你通往另一个想像的世界……

但是，如果要讲述这个故事的话，就必须要从这一年的春天说起，在这年四月份的《萌芽》杂志上，发表了我的中篇小说《荒村》。



这部两万多字的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荒村最早出现在我的长篇小说《幽灵客栈》里，是浙江东部一个荒凉的小山村，坐落在大海和墓地之间。但事实上我从没去过荒村，因为这个地方纯粹出于我的虚构。如果不是因为一次签名售书的活动，荒村永远只能存在于我的想像中。

《幽灵客栈》的签名售书是在一个地铁的书店内进行的。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当签售活动即将结束时，一个叫小枝的女孩出现在我面前。她套着一件极不合身的宽大毛衣，一头长长的黑发梳着马尾辫，看样子像是个女大学生。这奇异的女孩生着一双漂亮的眼睛，眼神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她略显拘谨地请我为她签名，说她的名字叫小枝，来自一个叫荒村的地方。

我一下子就愣住了，因为荒村只是小说中虚构的场景，她却告诉我荒村确有其地，而且就是在大海与墓地之间。虽然不太敢相信，但我还是被她震住了，而她那双楚楚可人的眼睛，就像黑夜里迷途的小鹿，使我不能不对她产生某种好感。瞬间，我作出了决定，要请小枝带我去荒村，看看我小说中虚构的地方，在现实中究竟是什么样？

在苦苦等待了几周之后，小枝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带我踏上了前往荒村的长途汽车。小枝告诉我，荒村位于浙江省东部沿海 K 市的西冷镇，八百年前宋朝靖康之变后，中原遗民逃到这块荒凉的海岸定居，从此便有了荒村这个地方。小枝就是在荒村出生长大的，两年前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名牌大学，现在正好放寒假回家。

经过辗转旅行，我和小枝终于抵达了荒村，这里确实处于大海与墓地之间，满目皆是凄凉的山峦与悬崖，时间似乎在此停滞了，依然停留在数百年前的荒凉年代。

村口矗立着一座巨大的石头牌坊，上面刻着“贞烈阴阳”四个大字。据说在明朝嘉靖年间，荒村出了一位进士，皇帝为了表彰他的母亲，御赐了这座贞节牌坊。

小枝带我踏入荒村，来到了一处古老的宅子，宅门口有三个字——



“进士第”。原来这里就是小枝的家了，而村口的大牌坊也是赐给她家祖先的。

进士第古宅阴暗森严，里面有好几进院落，进门的大堂叫“仁爱堂”，堂内挂着一幅古人的卷轴画像。偌大的古宅里没有什么人气，只有小枝的父亲还住在里面。他是一个面色苍白、体形瘦削的中年人，他自称欧阳先生，说话的口气不冷不热，就像一具僵尸似的。

荒村这种地方自然不会有旅馆，夜幕降临后，我只能借宿在这栋古宅里了。小枝端着一盏煤油灯，领我来到二进院子，楼上有一间空关了许久的屋子。我小心地踏入这古老的房间，却惊奇地发现房里有一张古老的屏风，这是一张四扇朱漆屏风，应该是清朝以前的古董了，但更让我惊讶的是屏风里画的内容。

第一扇画的是一男一女，两人互相看着对方依依不舍，看来是夫妻或恋人离别的场景；第二扇画的仍是那女子，似乎正在流泪，她身前站着一个僧人，将一支笛子递到她手中；第三扇画的是室内，女子正独坐在竹席上，手中握着笛子送到唇边，房梁上悬着三尺白绫；第四扇画的是开始的那个男子，身边躺着一口红漆棺材，更可怕的是棺材盖板是打开的，而男子手中也持着一支笛子。

看着这些屏风上的画，我不禁毛骨悚然，一些奇怪的黑影在屏风上晃动，仿佛画中的男人真要从屏风里走出来了。

小枝告诉了我这张古代屏风里画的故事：

明朝嘉靖年间，荒村有一对年轻夫妇，妻子的名字叫胭脂。当时常有日本倭寇出没，胭脂的丈夫被强征入军队，被迫到外省与倭寇打仗。丈夫在临行前与胭脂约定：三年后的重阳节，他一定会回到家中与她相会，如果届时不能相会，两人就在重阳之夜一同殉情赴死。三年后的重阳节将近，远方的丈夫依旧杳无音信。胭脂每日都等在村口，有天遇到一个游方的托钵僧，僧人赠予她一支笛子，吩咐她在重阳之夜吹响笛子，丈夫就会如约归来。重阳之夜，胭脂吹响了那支笛子，当一曲忧伤的笛声终了，丈夫竟真的回到了家门口。她欣喜万分地为丈夫脱去甲冑，温柔地服侍丈夫睡下。在他们一同度过几个幸福的夜晚之后，丈夫

突然失踪了。不久，胭脂听说她的丈夫竟早已在重阳之夜战死。原来，重阳节那晚，她丈夫在千里之外征战，故意冲在队伍最前头，被敌人乱箭射死。他名为战死，实为殉情，以死亡履行了与妻子的约定。他的魂魄飞越千山万水，只为返回故乡荒村。而此刻胭脂正好吹响神秘的笛子，悠扬的笛声正好指引了丈夫的幽灵回家。

当天晚上，我一整夜都在想这个故事，实在睡不着觉。到了后半夜，我索性走出房间，发现隔壁房间里竟透出一线烛光。

强忍着恐惧，我偷偷地向隔壁窗户里看去——古老的梳妆台上点着一支蜡烛，幽暗的烛光照亮了一个穿着白衣的女子，但我无法看到她的脸，只看到她正梳着一头乌黑的长发。我立刻想起一部经典恐怖片中的画面，慌忙逃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这就是我在荒村的第一夜。

第二天，小枝带着我到荒村四周看了看，这里果然是穷山恶水，荒凉的山峦和黑色的大海，使我想起了《牙买加客栈》。

小枝总是那种表情，似乎永远都没有开心的时候，呆呆地望着大海出神。看着她凝视大海的样子，忽然产生了某种冲动，但我还是强忍住了。下午在小枝的房间里，我看到写字台上放着一个相框，里面镶着一张小枝的黑白照片，照片里的她很迷人，只是眼神有几分淡淡的忧郁。

可小枝却说这张照片里的人早就死了。原来这是小枝妈妈的照片，她们母女俩长得实在太像了。

小枝很小的时候，她的妈妈就生病去世了，就病死在我现在住的那栋楼上。父亲一个人把她带大。她只能从照片上看到妈妈的样子。

在这天晚上的十二点钟，我忽然听到一阵笛声，似乎是从后面的山上传来的。黑夜中的笛声让我心惊肉跳，我急忙跑出进士第，循着笛声找到了山上的吹笛者。原来吹笛子的人是小枝的父亲——欧阳先生。半夜里跑到山上吹笛子，这种怪异的行为令我很好奇，而他手上的笛子也非常特别，据说已有几百年历史了。

想必这支笛子一定是有故事的，果然，欧阳先生告诉我，这支笛子就是当年胭脂吹过的神秘笛子，而胭脂的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

几百年前的荒村，胭脂在重阳之夜吹响这支笛子，与丈夫的鬼魂相

聚。三个月后，她发现自己已经有孕在身。这是一个奇迹。她腹中怀的那个孩子，正是战死沙场的丈夫魂兮归来后播下的种子。荒村人开始怀疑她红杏出墙，但胭脂坚持自己是清白的，为了保住腹中的孩子，胭脂受尽了苦难，怀胎十月，终于把儿子生了下来。胭脂一个人将孩子带大，母子受尽了歧视和侮辱。十几年后，胭脂终因操劳过度而死，但她的儿子读书极为用功，后来金榜题名成为天子门生。胭脂的事迹传到了皇帝耳中，皇帝也为这个故事所感动，御赐贞节牌坊一座，以表彰胭脂的德行。

原来村口的那座贞节牌坊就是给胭脂的，进士第也是由胭脂的儿子所建，欧阳先生和小枝都是胭脂的后代——幽灵的后代？我吓得跑回了进士第。

在进士第的院子里，我竟然发现小枝穿着一身白衣，正孤独地徘徊在月光下。她什么话都没有说，眼神宛如梦游似的。我立刻就跑得无影无踪。

在我到达荒村的第三天，终于忍受不下去了，决心立刻离开这里。在离开荒村以前，我向欧阳先生及小枝辞行，他们也没怎么挽留我，只是言语中似乎隐藏着什么。我在进士第的大门口看着小枝，尽管只是短短几天的萍水相逢，但她那楚楚动人的目光，仍使我心里暗暗有些酸涩，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决然地离开了荒村。

回到西冷镇上，我没有立刻回上海，而是找到当地的文化馆馆长，向他请教荒村的胭脂传说。文化馆馆长告诉我，二十年前，荒村附近一座明代的古墓遭到了盗墓贼的盗掘。当时是欧阳先生报了案，考古队立刻赶来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古墓里葬着一男一女两具骸骨，还有一块保存相对完好的墓志铭，记载着墓主人的生平事迹。

原来，这座古墓里埋葬的正是胭脂和她的丈夫。墓志铭上说明朝嘉靖年间，东南倭患严重，荒村人欧阳安被强征入伍，临行前与妻子约定，三年后的重阳节必定回乡团聚，否则就双双殉情。三年后，重阳之期已至，欧阳安仍征战在千里之外，他知道自己无法履行约定，便决心在战场上求死殉情。重阳之夜，欧阳安冲在队伍最前列，身中数箭倒地



不起。但他只是受重伤昏迷，后来又活了过来，数月后当他回到荒村老家时，才发现妻子已于重阳之夜悬梁自尽了。欧阳安痛不欲生，他还想再看妻子一眼，便偷偷打开妻子的棺材，却发现尸身完好无损，身旁还有一支笛子。于是，欧阳安把妻子的棺材抬回家，每年重阳节及春节前后，他都会在半夜吹响从棺材里取出的笛子。几年后的一个冬夜，欧阳安又一次吹响笛子，妻子竟真的从棺材里醒了过来。欧阳安欣喜若狂，每日喂以稀粥，终于使她恢复了健康。复活后的妻子依然年轻美丽，他们过起了平静的生活，甚至还生了一个儿子。后来儿子考中进士，在京城殿试名列前茅，皇帝听说后也感动不已，便御赐一座贞节牌坊。

听完这个版本的胭脂故事，我几乎已无法自持了——小枝和欧阳先生所说的故事又是真是假呢？但是，坟墓是不会说谎的。忽然，我觉得自己坠入了一个黑泽明《罗生门》式的深渊。

荒村欧阳家究竟还隐藏着什么秘密？

瞬间，我作出了决定——立刻回荒村，解开这个秘密。

在那个寒冷的冬夜，我越过陡峭的山坡回到荒村，听到了一阵诡异的笛声。此时什么都无法阻止我了。我冲到进士第里，发现曾经住过的小楼上，竟亮起了一线微弱的灯光。

我冲进那间屋子，发现小枝穿着一身白衣，怔怔地看着屏风。她的面色是那样苍白，乌黑的眼珠幽幽地盯着前方，还是那副梦游的样子。我高声对她说话，但她毫无反应，这时我才惊奇地发现——她根本就不是小枝！

正当我感到一阵彻骨的恐惧时，欧阳先生突然出现在我背后，告诉我一个不可思议的答案——她是小枝的妈妈。

可是，我明明记得小枝对我说过，她的妈妈早就去世了。

欧阳先生娓娓道来，原来在二十年前，小枝刚出生不久，她的妈妈便因病去世了。欧阳先生悲痛万分，不想再独自活在这世上。不久，欧阳家祖先的坟墓被盗，他看到了那块墓志铭，祖先的故事给了他极大的启示，他想只要按照墓志铭里记载的方法去做，妻子就一定回到他身边。所以，他经常在半夜跑到山上去吹笛子。因为这支来自古代的笛子



具有神秘的魔力，能让你爱的人回到你身边——是的，她回来了。

我又想起了小枝房间里，那张她妈妈生前的照片，简直就和小枝一模一样，怪不得我会把她误当做小枝。我明白了——第一天晚上，在我隔壁房间梳头的女子也是她，第二天晚上在院子里徘徊的也是她。

这是一对人鬼夫妻，依然年轻美丽的妻子抬起头，看着已经憔悴苍老的丈夫——他深深地爱着她，不论她是死了还是活着，即便是人鬼阴阳两相隔，他也渴望自己所爱的人回家。

但随后我听到了一阵奇怪的笛声，催眠般使我昏迷了过去……

第二天清早醒来时，进士第里已一个人影都没有了。我找遍所有房间，只看到一层薄薄的尘埃，似乎很久都没人住过了。

我惴惴不安地冲出进士第，找到了荒村的村长，询问起欧阳家的情况。村长的回答让我更加胆战心惊。原来欧阳先生早就死了！三年前患癌症而死，就死在进士第里。而欧阳先生的妻子，是二十年前欧阳先生去外地工作的时候，病死在家中的。

至于小枝，原本在上海读书，但大约一年以前，她在上海的地铁里出了意外，香消玉殒。

如果进士第里的一家三口早就死绝了，那么我所见到的小枝和欧阳先生又是谁？我不能再留在荒村了，也许这里只属于另一个时代，属于线装书里的怪谈。

小枝——我心里念着她，身体却匆匆离开了荒村。村口依然矗立着的御赐贞节牌坊，仿佛是一块巨大的墓碑。

回到上海后，我问了一位在地铁公司工作的朋友。他告诉我在一年前的冬天，就在我签名售书的那个地铁车站里，曾经出过一起重大事故：在地铁列车即将进站的时候，一个二十岁的女大学生失足掉了站台，被列车当场碾死。

——她的名字叫欧阳小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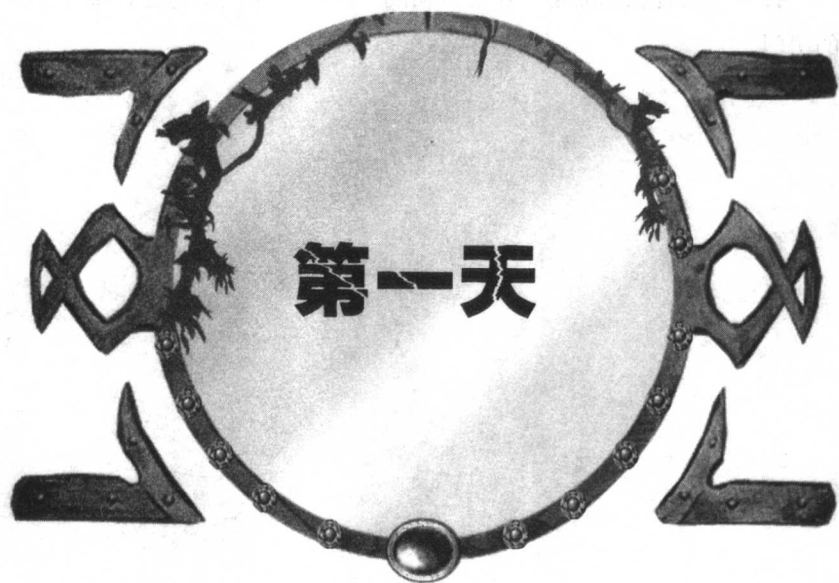
原文长达两万多字，在此限于篇幅，我只能简明扼要地加以介绍。

在那个雨水充沛的春天，中篇小说《荒村》发表之后，全国有几十

万读者读到了它，立刻引来了许多争议，网上也出现了 N 多评论。我没想到有那么多读者，都深深陷入了荒村中的世界，似乎在这篇两万多字的小说里有一个支点，不经意间触发了他们心中某个柔软的地方。

然而，更多的还是读者们对于“荒村”这个地方的种种猜测。在一个多月间，我收到了许多 E-mail，大多是询问《荒村》中几个未解的谜团的。很抱歉我没有一一回答，因为当时我自己也很想知道答案。

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五月初的一天，有几位不速之客敲开了我的房门。



还记得那是一个雨天的下午，窗外蒙蒙的烟雨模糊了视线，仿佛一切都是从滤光镜看出来的，只有植物们放肆地吮吸着雨水，枝叶的暗绿色正悄悄蔓延。此刻，房间里也弥漫着潮湿的空气，雨点不断敲打着窗玻璃。我独自面对电脑屏幕，思考下一部小说的开头。

忽然，急促的门铃响起，就和窗外的骤雨一样让人心神不宁。我一向讨厌在这种时候被人打扰，却只能忍住不快打开房门，看到了四张陌生的面孔。

为首的年轻男子体形健硕，肤色黝黑，似乎经常从事户外运动，他的头发上还沾着一些雨珠。他小心翼翼地问起了我的名字，在知道了我就是《荒村》的作者后，他们都松了一口气。一个皮肤白嫩的小个子女生喃喃地说：“哇，真没想到啊！”

“没想到什么？”

“没想到传说中的作者居然这么年轻啊。”

我搔了搔头，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在夸我。

女生兴奋地说：“嗯，这里看起来很不错嘛，《荒村》就是在这里写出来的吧？”

为首的男生瞪了她一眼，然后微笑着对我说：“对不起，我们都是你的忠实读者和书迷，尤其是在《萌芽》杂志上读到《荒村》这篇小说以后，我们有许多问题想要当面请教你。”

原来如此。可我还是有些犹豫，平时我从不当面接待读者——不过还是让他们进来了。四个人小心地把雨伞放在门口，身上虽有些湿，我却并不怎么介意，倒了饮料招待这些不请自来的访客。

四个人都背着书包，两男两女，和我一样是年轻人，应该还在读大学一二年级吧。我的猜想得到了他们的证实，另一个高个子女生说：“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韩小枫。”

然后，她又依次介绍了每一个人，为首的大男生叫霍强，小个子女生叫春雨，另一个男生叫苏天平。他们都是大二的学生，参加了有名的“知更鸟大学生探险俱乐部”。

霍强开门见山道：“你所有的书和小说我们都读过，读了你的中篇



小说《荒村》后，我们全都被震撼了，反反复复地看了十几遍。我们实在忍不住了，所以特地登门拜访，想请你为我们解答一些问题。”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小说发表后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对不起，你们是怎么知道我的地址的？”

“这个嘛……”霍强尴尬地抓了抓头，然后说出了这个名字。

原来是那家伙！居然把我的地址透露给这几个大学生了，下次遇到他一定要骂他几句。

叫春雨的小女生说话了：“对不起，这是我们对死缠烂打，他被逼无奈才告诉我们的。”

算了吧，那家伙一定是看到人家漂亮的女学生，经不起诱惑才出卖了朋友的吧。

“好吧，你们究竟有什么问题？”

叫苏天平的沉默男生终于说话了：“首先我很喜欢你的这篇小说，我觉得《荒村》实在太奇特了，甚至每一个文字都是一个陷阱、一个待解的谜团。在荒村的故事表面之下，一定还隐藏着其他秘密，是吗？是不是因为篇幅的原因——我觉得你还有许多故事没有透露给我们。”

“是不是还准备要写一部关于荒村的长篇？”韩小枫突然插了一句。

对于他们的这些问题，我还真不知该如何回答，只能又随口敷衍了几句。但这几个大学生却不依不饶，机关炮似的向我追问着。窗外的雨越下越大，昏暗的天光笼罩着房间，很容易让人产生某种错觉，好像这四个人是从另一个时空赶来的。终于，霍强忍不住说：“好吧，现在请回答一个问题，荒村到底存在吗？”

“我已经说过几遍了，这只是一篇小说而已，请不要太当真。”

春雨突然有些激动：“不，你骗人，荒村一定存在，它一定存在！”

看着她楚楚可怜的样子，就算再铁石心肠的人也撑不下去。也许我那位朋友也是因此而“出卖”我的吧，毕竟我们都很心软。

我咬咬牙，勉强点了点头：“好吧，我承认，荒村确实存在。”

说完这句话的瞬间，一道耀眼的闪电忽然从天际闪过，紧接着是一声震耳欲聋的雷鸣，似乎连窗玻璃都在颤抖。难道是不祥之兆？我的心

一沉——不，我不能这么说，荒村不应该存在。

可惜，说出口的话已经收不回了，现在想来真是非常后悔。

当时听完了我这句话，几个大学生都异常兴奋，只有苏天平还保持着冷静，他问道：“那么请你告诉我，荒村究竟在什么地方？”

“我已经在小说里说过了，荒村在大海与墓地之间。”

“这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想要知道的是荒村的确切地址，你在小说里说荒村在浙江省K市的西冷镇，那么K市又是哪里呢？”

“你们究竟想要干什么？”

霍强果断地说：“我们想要去荒村。”

“要去荒村”的话音未落，窗外又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响雷，春雨下意识地紧紧抱住旁边的韩小枫。

我也怔住了。窗外一片白茫茫的烟雨。奇怪，这个季节本不应该有那么大的雷雨啊。那四个大学生都直勾勾地盯着我，他们正等待我的回答。这让我更加心神不宁起来，奇怪的预感如雨水般打在心里，又如咒语般在脑中反复回旋。

绝不能让他们打开撒旦的大门。

我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我不能告诉你们！”

已期待了许久的四个大学生，立刻像漏了气的皮球一样，尤其是那个叫春雨的女生都快要哭出来了。

“为什么？”韩小枫显然是个急性子，她立刻冲我问了一句。

“不为什么，反正你们不能去荒村。”

霍强摇了摇头：“不，我们都已经作好准备了，一切野外旅行和探险的装备都已到位，惟独就缺详细地址。不管你是否支持，我们去荒村探险的计划绝不会改变。”

“取消计划吧，这样的计划毫无意义。我建议你们可以多关注一下UFO或者是百慕大三角区，不要让幻想压倒理智。”

“百慕大太远了，而荒村就近在我们身边。”说话的是苏天平，他也有些激动了，“你知道吗？我和春雨就是因为读了你的小说，对你的文字着迷以后才加入探险俱乐部的。你知道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才找到